

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

陈漱渝

主编

鲁迅藏书研究

《天演论》《诗学》《物质与悲剧》

《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大系》

《蒙田随想录》

《马克思恩格斯艺术论》

《论衡》《文史通义》

《金瓶梅》

《天才与疯狂》

《死魂灵》

《契河夫论》《三国志演义》《红楼梦》

《庄子》《老子》《论语注疏解经》《苦闷的象征》



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

◎田国强著





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

——鲁迅藏书研究

陈漱渝 主编

目 次

前 言	陈漱渝
西 方 篇	
第一章 鲁迅选读西方古典哲学的方向和思考	(11)
一 富有时代特色的选读方向	(11)
二 揭示中西哲学思维的差异	(15)
三 把握近代哲学的方法论	(17)
四 追求哲学的人性之光	(18)
五 注重哲学中的怀疑、自我意识	(21)
第二章 现代西方哲学在鲁迅藏书和创作中的反映	(26)
一 接受人类和社会的进化观	(27)
二 择取唯意志和个人存在的人生哲学	(34)
三 观照生命的创作特色	(44)
四 摆脱桎梏的阅读主题	(48)
第三章 跨世纪的心理探求	(63)
一 心理学藏本简介	(63)

二	从物质到精神的心灵探索.....	(66)
三	揭示群众心理的社会心理学.....	(69)
四	对“精神分析学说”的考察.....	(74)

第四章 鲁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俄社会、文艺的观察和介绍..... (81)

一	了解现代新兴文艺(1924—1927)	(83)
二	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学习、考察和译介(1928—1931)	(93)
三	协助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文艺论著(1932—1936)	(118)

第五章 中国新文艺的普罗米修斯

——	鲁迅的外国文学藏书和译介概述.....	(127)
一	俄罗斯文学.....	(129)
二	东欧和北欧文学.....	(143)
三	西欧文学.....	(157)
四	美国文学.....	(175)
〔附录〕 日本及其他东方文学		(186)

东 方 篇

第一章 鲁迅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 (207)

一	先秦诸子著述.....	(208)
二	汉代文术.....	(218)
三	魏晋玄学.....	(226)

第二章 鲁迅与乡邦文献及乡贤故书..... (230)

一	乡邦文献.....	(231)
二	乡贤故书.....	(235)

第三章 从藏书看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杰出贡献..... (250)

一	宋之话本与拟话本.....	(251)
二	元明讲史小说.....	(254)
三	明清人情小说.....	(263)
四	清之侠义小说.....	(270)
第四章	鲁迅所藏丛书概述.....	(277)
一	丛书藏本俯览.....	(277)
二	对于丛书的整理、使用和研究.....	(281)
三	辨别真伪，拂拭浮尘.....	(287)
第五章	鲁迅所藏类书丛谈.....	(297)
一	类书概述.....	(297)
二	金、明、清类书.....	(301)
三	独受青睐的《永乐大典》.....	(305)
四	颇得厚爱的唐宋类书.....	(308)
五	备受重视的丛书类书.....	(311)
第六章	鲁迅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考察与探讨.....	(314)
一	广搜有关语言文字的书籍和碑刻.....	(315)
二	“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	(318)
三	探讨中国语言文字规范化.....	(322)
第七章	鲁迅藏书与中国现代文学.....	(326)
一	在《新青年》阵营中.....	(328)
二	无意为导师的导师.....	(339)
三	扶助文学社团.....	(348)
四	不朽的业绩.....	(360)

综合篇

第一章	“蒙科学之泽”
——鲁迅收藏自然科学图书简介..... (373)	

第二章 鲁迅的宗教观及其有关藏书	(389)
一 佛教	(392)
二 道教	(409)
三 基督教	(420)
第三章 鲁迅藏画研究	(432)
一 汉画像拓片概观	(432)
二 历代金石拓片述略	(443)
三 文人画概览	(446)
四 欧洲名家版画巡礼	(450)
五 日本浮世绘巡览	(462)
六 日本版画原拓管窥	(469)
七 欧亚儿童版画一瞥	(472)
八 中国现代木刻原拓掠影	(474)

前　　言

读书的意义与方法已经成为了一个古老的话题。人们公认，书籍是人类奋斗史上的精神硕果，是人类文化学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是人们心灵的眼睛，智慧的乳汁，思想的母胎；能把人们带到身外的世界，超越自己的生活，了解他人的生活。对于以生活为创作源泉的作家，读书就显得更为重要。英国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有一句名言：“读书使人渊博，辩论使人机敏，写作使人精细。”（《谈读书》）这三者在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巨人鲁迅的身上，得到了十分完美的结合。

据统计，现存鲁迅藏书有四千余种，一万四千余册，其中包括中文线装书、中英文平装书、俄文书、西文书、日文书等。鲁迅1936年7月7日致赵家璧信中说：“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鲁迅将他位于北京西三条的工作室戏称为“绿林书屋”。他在购置图书方面，也确实有“绿林好汉”买盒子炮的气魄。他省吃俭用，四处搜寻。例如，1906年鲁迅在日本东京时，为了购买荷兰作家望·蔼覃的长篇童话《小约翰》，先亲往南江堂书店，没有，又跑神田区的丸善书店，也没有。最后通过书店向德国订购，历时三月，才买到该书的德文译本。又过了二十年，鲁迅在友人的协助下，终于将这部“象征写实底童话诗”译

成中文。1912年岁末，鲁迅整理完五月至十二月的书帐，感慨万千地写道：“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鲁迅晚年，仍在为书价的飞涨而困扰。他在文章中说，一种乾隆时代的刻本，售价已与当时宋版书价接近。清代禁书，售价也高达数十元至百余元。在散文诗《死后》中，鲁迅还描写了一个他死后仍向他兜售明版《公羊传》的勃古斋小伙子，表达了他对这类无孔不入地盘削清贫文人的书贾的烦厌憎恶。由此可见，鲁迅的藏书，除赠阅本外，本本都来之不易。中国古代曾有以美婢换善本之类的佳话。但以我之见，真正懂得爱书真谛者，非鲁迅莫属。

在藏书家中，有为藏书而藏书和为读书而藏书之分。鲁迅无疑应划归后一类。中国有些藏书家常以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外国有些藏书家也往往看重书籍装帧版本。据说巴尔扎克就爱收藏装璜华丽的书籍。鲁迅藏书多着眼于实用。他购买外国书籍，旨在“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以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国民劣根性的改造。他不仅关注从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十八九世纪直至当代的文学名著，同时更热心收集和译介弱小国家、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和新兴文艺理论及创作，完全摆脱了“欧洲文学中心论”的偏见。他尖锐指出，“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三）》）鲁迅购买古籍，旨在对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予以承传弘扬，对其糟粕予以剔除扬弃。他感兴趣的不是宋儒的学说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而偏爱传统文化中的非正统部分。为了搜集乡邦文献，挖掘古小说史料，以及为编撰《中国文学

史》、《中国字体变迁史》作必要准备，他孜孜矻矻，付出了大量心血。鲁迅的文化取向，至今对于我们仍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鲁迅读书，十分讲究方法。有些书他认真研读——如对外国社会科学论著；有些书他仅随手翻翻——如对一般报刊。对于书中有用的观点和资料，鲁迅放开度量大胆摄取。比如，厨川白村杂文观、鹤见祐辅幽默观对鲁迅的影响，业已成为鲁迅研究界的共识。《准风月谈·帮闲法发隐》一文篇首，援引了一则剧场失火、丑角上台通报但无人相信的故事，很长时间人们不知其出处。后调阅鲁迅藏书，终于在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忧愁的哲理》一书中找到了这段引文，知道这是1836年2月14日在俄国彼得堡确曾发生过的事情。《准风月谈》中还有篇《双十怀古》。从鲁迅1930年剪报中，我们找到了所列新闻目录的全部“本事”。对于书中的错误观点和资料，鲁迅常予以批驳或公开订正，决不让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的跑马场或书橱。比如奥地利学者华宁该尔在《性和性格》一书中攻击女性“能说谎”，“往往是虚伪的”，鲁迅在《花边文学·女人未必多说谎》一文中就进行了驳斥。鲁迅所受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但严复的进化观带有明显的机械性，曾以“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论世变之亟》）的直线进化观批判传统的循环变易观。而鲁迅早在1907年撰写的文言论文《科学史教篇》中，就指出历史是沿着近似螺旋形轨道向前发展——“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表现出对严复思想的超越。鲁迅还收藏了不少宗教书籍，但并非出于宗教的目的，而仅仅将它们作为哲学或文学作品来读。周启明在《鲁迅与中学知识》一文中就提到，鲁迅阅读佛学著作《弘明集》，并未受其宗教意识薰陶，书中引录的一篇《神灭论》（梁朝范缜作），反倒使鲁迅受到很大教益。鲁迅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学习：通过正史

与野史的比较，鲁迅洞察了历史上被正史涂饰的部分。通过明季稗史与明人小品的对照，鲁迅穿透空灵飘逸的氤氲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面对当局者的欺骗宣传，鲁迅还肯定了从大量苦楚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正面文章反看法”，以使自己能从字缝里看出字来，不至于把硫化铜当作真金。总之，鲁迅娴熟地把辩证法运用于阅读过程，做到了精读与泛览、记忆与分析、书本知识与实际经验的完美结合；既以读书来充实人生，启发对生命价值的体认，又以经验来充实学问，跨越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刻苦的学习精神，科学的学习方法，崇高的学习目的，使鲁迅藏书的知识蕴涵得到了最充分的开掘，发射出熠熠的真理之光。

正因为鲁迅藏书在鲁迅的创作活动与学术活动中产生了不容低估的作用，研究鲁迅藏书就理应成为鲁迅研究系统工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早在七十年代中期，研究鲁迅藏书的想法就已在我的头脑中萌生。当时我正在撰写《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一书，苦于缺少当时的历史细节。由于鲁迅博物馆资料室的协助，为我提供了鲁迅收藏的《女师大周刊》等罕见的报刊，我才得以掌握第一手资料，使这场发生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学潮得以有声有色地再现于读者面前。此后，我利用工作之便，多次翻阅鲁迅藏书，每入书库必有所获，从无空手而返的时候。比如在鲁迅遗物中，我找到了他亲自撰写的广告《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现已收入《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在查阅鲁迅收藏的期刊时，我发现了鲁迅杂文《上海所感》、《我要骗人》（原用日文撰写）中文译文的最早刊登处所。在查阅鲁迅藏书时，我还初步确定了《集外集拾遗补编·题记一篇》是《诗的原理》一书的序言。上述发现虽然十分琐屑，不入宏观大师的视野，但却激发了我研究鲁迅藏书的最大兴趣。1992年3月，我终于将《鲁迅藏书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向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进

行了申报，并很快获得了批准。我们原计划将鲁迅藏书分为六大系统进行深入研究：一、西方政治、哲学、美学系列。二、东方政治、哲学、美学系列。三、心理学、社会学系列。四、外国文学家研究系列。五、中国文学流派系列。六、中外艺术系列。最终以出版《鲁迅藏书精选丛书》和《鲁迅藏书研究》、《鲁迅的知识结构》两部专著作为成果体现形式。但由于申请经费与获准经费相距甚遥，只得将研究内容压缩，以目前出版的这本集子向同行、同好们作出令人汗颜的汇报。

研究作家个人藏书的工作，在国外似乎已经开始受到重视。比如，美国现代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酷爱读书，认为作家只有什么书都读，才能知道如何写出超越前人的作品。他经过长期的研读和创作，认为自己跟古典作家相比，已经高于屠格涅夫、莫泊桑、甚至塞万提斯等人，只有在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面前才肯甘拜下风。为了解开海明威的创作得失之谜，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密歇尔·雷诺斯教授在他夫人的协助下，经过历时三年的调查访问，编著了一部《海明威阅读收藏书目，1910~1940》，剖析了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鸣》、《午后的死》、《非洲的青山》等名作的创作过程。

在中国，迄今似乎还没有系统研究作家藏书的专著。只有清末长洲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介绍过一些著名藏书家的事迹。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十分缺乏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加之我们外文水平的局限，学术功底的浅薄，面对收罗广博、内容渊深的鲁迅藏书，研究起来常感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许多内容尚未及列入研究之列。更为惭愧的是，我虽忝列主编之名，但由于工作杂乱，身体日衰，实际工作做得很少。如果不是鲁迅研究室同人的通力合作，要取得现有的成果也是不可能的。对于所有在

学术道路上引导、扶持、帮助过我的人，我都会始终怀着深深的铭感之情。

当这一研究鲁迅藏书的初步成果行将问世的时候，我们还不能不对许广平先生产生缅怀感念之情。因为没有许先生的精心保存和及时抢救，这批珍贵的文物必然遭受毁损流失的厄运。特别是1994年秋，“鲁迅先生在平家属拟将其藏书出售，且有携带目录向人接洽”（见1944年8月25日《新中国报》）。许先生闻讯，一方面于8月31日致函周作人，要求“将鲁迅先生遗书停止出售，即一切遗物亦应妥为保存”；另一方面委托律师在9月10日《申报》上刊登启事，声明鲁迅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全体家属公同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许先生的呼吁得到了鲁迅生前友好郑振铎、唐弢等人的响应，事后又得到了北平地下党成员王冶秋、徐盈等人支持，这场出售鲁迅藏书的风波才得以平息。鲁迅博物馆至今仍保存有三厚本《鲁迅先生藏书目》（分为“中文之部”、“日文之部”、“西文之部”），就是在汪伪政府担任要职的周作人利用职权迫令北京图书馆馆员编写的，供书商出售鲁迅藏书之用。面对这套书目，环顾保存完好的鲁迅藏书，不禁为这批典籍的“劫后余生”而深感庆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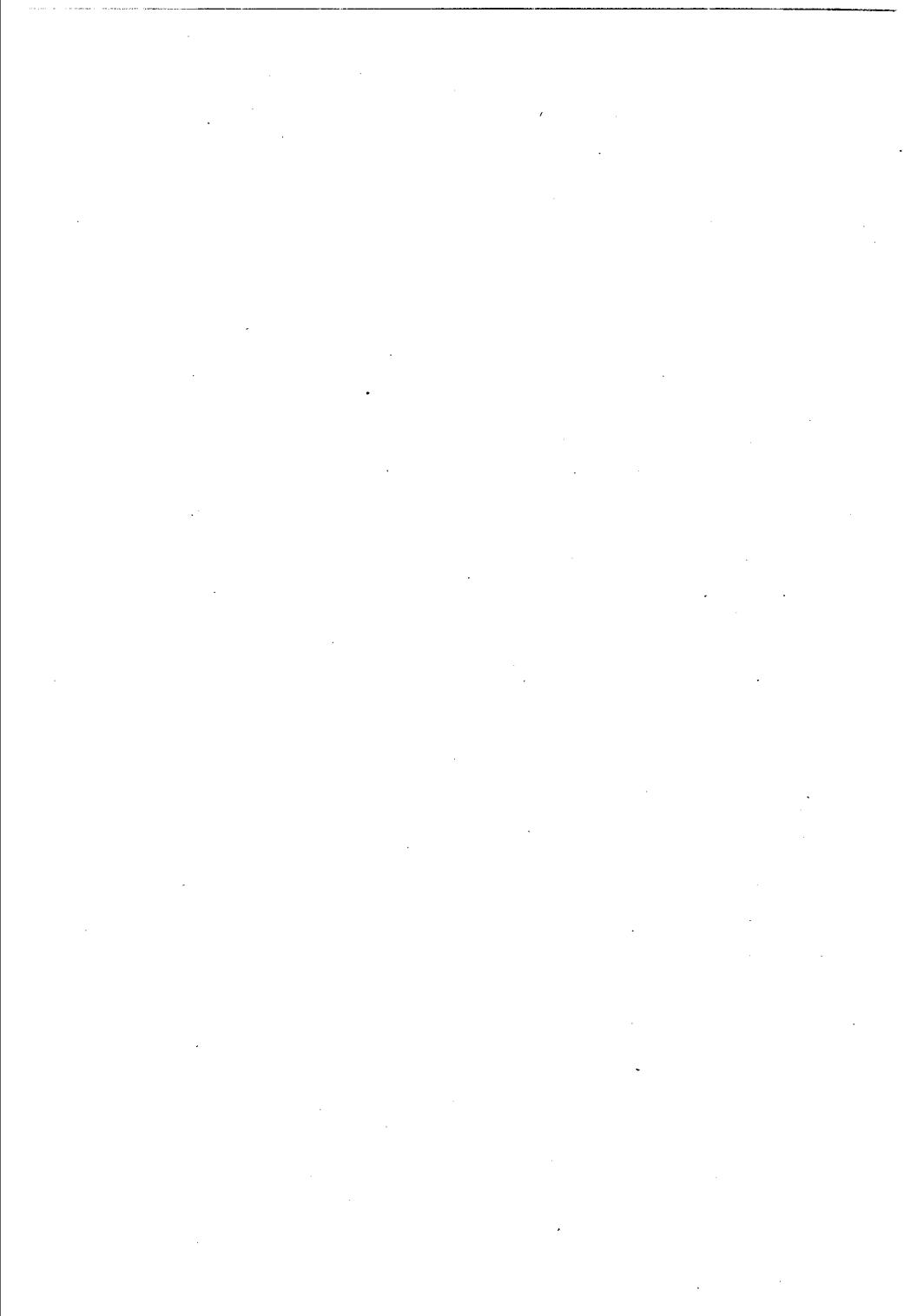
最后，有必要交待一下这部书稿的分工情况：

姚锡佩同志撰写了《西方篇》中的一、二、三、四章、第五章第四节和《综合篇》中的第二章。李允经同志撰写了《综合篇》中的第三章。赵英同志撰写了《东方篇》中的第三、四、五章。黄乔生同志撰写了《西方篇》中的第五章。张杰同志撰写了《东方篇》中的第一、二章。李文儒同志撰写了《东方篇》中的第七章。王卫国同志撰写了《东方篇》中的第六章。孙郁同志撰写了《综合篇》中的第一章，并参与了部分策划工作。我跟姚锡佩同志审读了全部书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并进行了某些修改。王世

家同志进行了编辑加工。湖南文艺出版社对出版这部非赢利性的学术著作予以鼎力支持，该社朱树诚同志、王平同志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特此深表谢忱。

谨以这部不成熟的著作，献给已届“不惑之年”的已趋成熟的鲁迅博物馆。这个文化机构由许广平先生奠基，四十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规模。

陈漱渝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七日



西 方 篇

